

第二十八期

# 由投降到「合作」

石其

三月七日的晨報副刊(突擊)上，曾載有一篇「所謂『國共合作』」的文章，文中申述中共放棄共產主義的實質，「絕對相信中共中央是不會違背他們的實質的，絕對相信朱，毛，周諸先生的人格和道德，『不會自食其言。』這個意見，的確可以代表全國十分之十(應好除外)的人的意見，可是，出人意外的是，月十日毛澤東先生的談話，對於國內的統一團結問題，鄭重的說明只有『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才可保證，還使我們小頭百姓們真不能不懷疑到朱，毛各先生的政治人格和道德。

自抗戰軍興以來，全國人士企求着全國「團結統一」，共產黨也喊出了「統一陣線」的口號。但是全國人士所期望的「統一」，是要把全國的軍事，政治，思想，言論，行動，統統集中於「一個信仰，一個

抗敵週刊 第廿八期

領袖，一個政府」的領導下；這就是說：要全國人都信仰三民主義，接受國民黨的指揮，擁護全民族的唯一革命領袖，蔣委員長，不允許在這三個範圍之外另有組織，另有信仰，另有領袖的存在。同時共產黨對於國家的危急，和十年國爭的經驗，大部分覺悟的共產黨徒，也深知「此路不通」而不能不放棄自己過去的信仰，服從三民主義。所以共產黨在抗戰以後，事實上，歷史的命運已決定他們不能不向國民黨投降。通電實行三民主義，就是投降之第一步的表現；繼後更聲明要實質實行三民主義到底，並且表白在革命成功後願與國民黨共同組負救國工作，是為投降之第二步表現。(見統一團結的基本問題)因此共產黨初期之向國民黨投降，不僅是理所當然，亦是勢所必至。

國民黨擔負建國的事業，這是歷史所決定的，它有一百萬以上的黨員，有博大精深的三民主義指揮着政府與人民的行動，它的黨綱就是全民族的領袖，它的主義就是全國人共同的信仰，凡現在擁護領袖服從三民主義的人，都是國民黨的忠實擁護者。因此全國的各黨各派，無一不公開地或秘密地改散了他們原有的信仰，投身到國民黨的懷裏來，他們本身就變成了國民黨的一員或一個忠實的擁護者。這之間根本就沒有他們原有的「我」的存在，而是以另一個新「我」出現於這大時代的面前。這當然不是「合作」而是投誠。這事實，第三黨是如此，生產黨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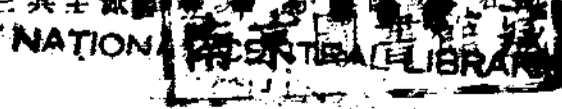
國家主義派是如此，初期的共產黨也是如此。可是，自中共第二次宣言發表後，情形就不同了，這事實是在陳國新先生所著的「從中共宣言說到『統一』」一文裏，便可找到不少的證據；同時在「解放」一零八八期裏，更發表了一段衷心的狂言：「蔣氏(按：指蔣委員長)的談話，指出了團結的深切意義；……但是在蔣氏談話中，尚沒有拋棄國民黨自大主義的精神，尚沒有承認國民黨過去十年在民族危機中自己所應負的責任，不免遺憾！」(中共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共產黨口口聲聲喊「擁護領袖」「爲徹底實行三民主義而奮鬥」，但根據上面的談話，他們的在那裏？實現共產主義的唯一組織是共產黨而非國民黨或國民黨，實現國家主義的唯一組織是國家主義派的組織，而不是共產黨或國民黨，同樣，實現三民主義的唯一組織，是國民黨而非共產黨，生產黨，及其任何派系，共產黨實質擁護國民黨的黨綱，奉行三民主義，就是直接的「投降」國民黨，這是三民主義都知道的事實，還用得着來狡辯麼？投降了國民黨，當然就只有國民黨一黨的存在，這叫做「自大主義的精神」麼？然而投降了不甘心，却要提出「合作」的口號，「易反易復」真不知共產黨是否還要保全誠信？朱，毛，周諸先生是否還要保全誠信？

陳國新先生說：「政治方略的基礎，應建立在政治

### 抗敵週刊第二十八期目錄

1	由投降到「合作」	石其
2	關於敵人的政治陰謀	約瑟
3	統一陣線的根柢意義	麥·潘·哲
4	統一陣線的根柢意義	金海如
5	孩子是有希望的	向京江
6	虎口餘生追記(續)	徐揚三



治道德上；而對於政治道德，又與私人道德是否可分的；私人道德重在誠信，政治道德也復如此。要取得國人的信仰，應該顧到行動上的誠信。可是，以前共產黨的行動及各地共產分子的擴張情形來看，共產黨是太不顧「誠信」了，太不顧他們的政治人格和政治道德了。

### 關於敵人的政治陰謀

陳豹隱

一、大家要注意敵人的政治陰謀 我們的敵人日本陸海軍，在過去半年中，用盡了窮兇極惡的手段，轟炸我們的非武裝城村，殘殺我們的老弱平民，搶劫我們的財貨，焚燒我們的房屋，強姦我們的女性同胞，已經在現代歷史上造成了空前的一個野蠻紀錄。但是，敵人過去的野蠻行動，並沒有達到敵人所謂想，敵人所公言的目的——征服全中國，消滅中國國民抗日精神的目的。不但沒有達到目的，而且引起了全中國上上下下，老老幼幼，男男女女的一致團結的抗戰，倒反增加了中國的民族自立精神，鞏固了甯死不屈的意志。同時，敵人過去的野蠻行動，惹起全世界文明國人的公憤，發生了許多文明國家的自動抵制日貨，自動舉行反侵略的示威運動。敵人看見這種情形，知道他們過去的野蠻行動，徒徒向全世界丟醜，不能容易達到他們妄想的目的，所以才想方法，希圖於舊有的窮兇極惡的手段之外，找出更陰險更毒辣更殘狠的手段，來毒害我們中國全國國民，尤其來毒害我們當中的政治意識比較不發達的人們。敵人這種新的手段的全部，就是我們在這裏要說的「敵人的政治陰謀」。我們對於敵人這種陰險毒辣殘狠的政治陰謀，我們應該趕快揭破它，並且還應該趕快設法對付他。今天這篇講演的主要目的，就在借這個機會，請大家注意敵人的這種政治陰謀，以努力去揭破它且去設法對付它。

中國共產黨在九月廿二日發表投降國民黨的宣言，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聰明；可是，由投降而到「合作」的這一階段，可太不聰明了，除了遭受全國的痛罵，引起國際的鄙視外，別無取處。我們今天雖則在強敵炮火摧殘之下，可是以我們全國的力量是豐應付有餘的；同時我們更相信「安內攘外」的工作，在現時仍是不可忽視的。

二、敵人的政治陰謀的內容 我們在這裏，先要知道敵人的陰謀的內容如何。當然，既然叫做陰謀，它的全部內容不容易知道清楚的，但是，如果根據目前一兩個敵人在事實上所實行的辦法，細加考察，也可以知道它一個大概。大概的說，敵人的政治陰謀，顯然有五大方面：(一)政治組織方面，(二)財政金融方面，(三)國民教育方面，(四)國民道德方面，(五)國民體格方面。後三個方面從表面上說，似乎不能屬於「政治陰謀」的範圍，但，只因敵人是把這三者作為政治上的手段或政策而施行的，它的目的是在使中國國民的教育，道德和體格日益墮落，免得因為教育，道德和體格沒有墮落或有了發達進步而在政治上增加抵抗日本的力量，所以這三個方面也應該屬於敵人的政治陰謀之內。現在我們且把這五方面的陰謀到底如何，略說一說。

第一，在政治組織方面，敵人現今正在企圖利用此心術的無恥漢奸，在各處設立種種偽組織，並企圖把各處愛國漢奸的偽組織，聯合起來成一個偽中央組織。敵人這種企圖的目的，是很顯然的；他造成了偽中央組織之後，便可以(一)假意承認這偽中央

### 週簡評

#### 墨石

墨西哥政府，於週前頒布石油國有令，限制外商開採石油及石油向英美之輸出，英美兩國，曾向墨提出抗議，此為美洲最近值得注視之一問題。

不久以前，曾盛傳墨西哥將以石油供給意日兩國，此一命令，顯見與意日兩國有關，意日為侵略陣線中之二員，墨國此項措施，不特直接影響於英美兩國之軍事前途，且間接不啻對侵略陣線加以助力。墨西哥為太平洋上弱小民族之一，雖此舉於目前或意日兩手以相當有利之交換條件，但究為失策無疑。

美國之於墨西哥，曾自居於監督之地位，墨國此舉，予美國以最大之刺激，觀乎羅斯福總統於今夏親訪墨總統之消息，可知美國對於墨國此舉，其將來之處置如何，必已有相當之決定也。(麥)

#### 魯南

本月二十七日，我軍在津浦北段三路大破敵軍，造成空前之大捷。此戰關係我抗戰前途頗為重要。

敵軍向我侵略利在速戰速決，其速戰之戰略，即欲以主力突破津浦而侵入膠濟，打進南北戰場，以扼制我軍事上之要害。其打進津浦之戰事，第一期以南段為主攻，但雖付以極大之代價，而終不能取勝於淮北；於是乃改變戰略，再以北段為主攻，集最大之兵力，直下臨城而進運河，迫近徐州，乃經此一役，竟使其第二期進攻津浦計劃粉碎於我軍沉着應戰之下。

打進津浦為敵軍事上之最後一着，現此亦遭失敗，則敵人之狡計已窮，其提襟見肘之窘態，顯露無遺；此時已為其軍事上之總崩潰之開始，如欲挽回其運籌，當已束手無策矣。(麥)



也都成了販毒客的常用市場，關於這種毒品的販賣，我們平常都看輕了它的意義，以為販毒客的近，只在不擇手段的騙取我們的金錢。實則據最近幾年來各戰區的事實看來，騙取我們金錢還是附帶的目的，藉此藉絡大量漢奸和藉此摧殘我們壯丁的體格，使他們不能更上戰場和敵人拚命，而只能供敵人驅使，才是販毒毒品的真正目的。各處當漢奸的，大抵都是有毒品嗜好的人們，便是這道理。明白的證據，所以現今敵人在淪敵區的大量販賣毒品，也是敵人政治陰謀的一種，我們要深刻的從政治的觀點上加以注意。

三、敵人的政治陰謀的陰險性。現在我們把上述各方面的政治陰謀合起來看看，我們就可以看見敵人的政治陰謀如何周備，同時也可以知道敵人的政治陰謀如何陰毒。因為敵人從偽中央政治組織起，把社會的各方面，如金融，財政，經濟，國民教育，國民道德，等等，直轄到國民衆的體格為止，上上下下，俱都佈滿了政治陰謀的網，希圖把淪敵區的中國國民，一個不留的為網在敵人的魔網之下，假如我們不適當當台宜的方法，去揭破敵人的陰謀，那末，不但淪敵區的幾千萬中國國民很難逃出敵人的魔手，而於敵人種種政治陰謀，還會且不知不覺之間，影響到全世界各友邦對我們中國的觀感，於無形無影之中，傳染到目前正在一致抗戰的我們全國下層民衆當中去，到那時，我們豈不要大上其當嗎？所以我們目前，一面固然要竭力抵抗敵人的正面的武力侵略，一面還要努力揭破並對付敵人的政治陰謀。

# 統一團結的根本問題

## 讀了毛澤東先生的談話以後

金海如

最近（二月十日）讀到漢口的「新華日報」，（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載有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的一篇煌煌大文，該文係「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毛先生的談話」，是用談話的方式發表政見的。毛先生是過去中國蘇維埃政府的主席。是目前中國共產黨唯一的領袖，因此，毛先生的言論，值得我們尊重，值得我們加以研究和討論。

毛先生的談話，有關於抗戰中統一團結的根本問題，我們之尊重他，正是尊重國內統一團結的確定，在民族危機關頭萬分的今天，只有漢奸才贊成分裂，只有漢奸才專門破壞統一團結，不惜作全民族的公敵，為民族國家的罪人，毛先生代表中國共產黨擁護統一團結的熱忱值得我們敬佩，但毛先生在「統一團結」的根本問題上，有很多意見，頗可值得商榷的。

本信念，是三民主義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的調和，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完全是一個東西，是同性質異名詞的，（以上均筆毛文大意，請參看二月十日的新華日報）

現在依次來加以研究：

第一，根據共產黨唯物史觀的見解，政黨與階級關係是「能分離的」。所以一個政黨，莫不有其階級的背景。政黨是一個階級中前進最醒覺的一種政治集團，它是全階級的靈魂，是全階級的代表。所以其階級政黨的專政，就是代表其階級的專政。這是唯物史觀之「階級」的知識，把政黨與階級關係分離，只是證明其個政黨徒有其名，不是該階級之代表，不過階級關係，是常在不斷的演進過程中，不斷的變化過程中，所以同在一階級裏面，也有多種多樣的層，絕不是清一色，正因為如此，所以同一個階級裏面，多有兩個以上政黨的成立。可是同一個階級內的政黨儘管多，但也只有一個政黨才能完全代表階級的利益，其餘諸黨，都不可能代表全階級，或只代表該階級當中之某一部分利益，隨着階級關係的不斷演變，某一階級內之很多政黨和派系，有的不是趨於沒落，便是為足以代表全階級利益的政黨合併和吸收。過去俄國無產階級中之有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以及後來孟什維克之沒落和布爾什維克之勝利，道理就在乎此。可是，有些國家，在同一階級內有兩個以上政黨的存在，它們相互合作，相互策進，此在朝，彼在野，相互執政，兩者都相成而不相併，此種例子在歐美諸國不乏其例，但完全由於兩者階級利益相同，只是政策的實行上有着歧異所致，這有一種例子，就是表面代表某種階級之政黨，而實際上則全不是該階級之代表，甚或對於該階級加以殘酷的摧殘，這是違反階級利益，是為其階級之反動的政黨。

以上所述政黨對於階級關係的見解，是根據共產黨的唯物史觀的分析，大概不會錯誤。據此可知認為蘇聯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共產黨專政，

這是不認蘇聯共產黨是無階級的政黨之主要論調，一個政黨既為某一階級之主要代表，和階級無關係的專政，道這非常顯明，要不然，就是該黨不能代表該階級，共產黨的老師列寧，曾經在「論共產黨」一文中，乃至於在「二月到十月」一書中，是這樣承認，共產黨中階級的人很多，不難翻考。照毛先生所引列寧全集第二卷上論，列寧在批評田納爾時，的確承認過田納爾把黨的專政認為無階級的專政；但列寧之否認，是基於此種認識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當工人階級是遭受着不斷剝削而不能發展自己才能的時候，工人政黨的最大的特點，是在於該黨只能包括本階級的少數，政黨只能團結本階級的少數，正好像在無階級資本主義裏，真正覺悟的工人，只能佔全體工人的少數。可見列寧之否認以黨的專政來代替階級的專政，是有一定條件的，他認以少數代替多數，其流弊往往造成了黨的寡頭政治，（如今日之蘇聯）結果不能完全代表無階級級，但列寧絕對沒有否認過蘇俄共產黨的專政不是階級的專政，他之着重階級而不着重黨正是列寧始終忠實於工人階級的地方。毛先生引用了列寧的文獻，並沒有真正了解列寧的原意，只是詭辯名詞，不究其實，欲藉此以批評國民黨主張一黨專政為不合法，為非科學，只不過證明中國共產黨感覺理論貧乏時之一種「政策學」罷了。

所以否認蘇聯是以黨專政的國家，不但理論說不過去，而事實更不如此，相反地蘇聯是太重了黨的專政，反把他們立國基本——無階級級忽略了。所以近年來蘇聯不斷發生黨獄，正是不願階級只要黨的主要說明。這下是階級脫離了政黨，而是政黨逐漸脫離了階級，這不是階級的勝利在消滅階級，而是社會主義的勝利在消滅階級。

今天，巨大的黨代表雖在中國國民黨，但同一集團內還有他派別的存在。不過在抗戰期中如第三黨生產黨等組織，或者無形合併，或則聲明解散，總之，都向統一個政黨——中國國民黨的路上前進。其餘如國家社會黨，社會民主黨，以及由李璜、李璜、李璜等先生所領導之國家主義派，或則無形解散。或則仍在組織，但均致消滅無蹤，在國民黨領導下，認實在做統一救國工作。同時有不少早已加入政府政治機構當中，和中國國民黨共同担任救國建國的工作。這一切生生的事實，第一，證明了國民黨對本集團非常民主，並不是一黨包辦。第二，證明了國民黨並不是一黨專政及有像蘇聯那樣造成了黨的專制主義和寡頭政治。第三，更證明了只有中國國民黨才是代表民族資本利益的主要政黨，一切派別之解散合併和沒落，並不是偶然的。第四，這個政黨之成為最大的政黨，成功於全國（僑組織區和特區除外）的統治地位，完全是歷史發展之必然，它曾經和代表封建的各種政黨對爭，打倒了它們。取得了勝利，和左傾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集團爭鬥，（中國共產黨）結果仍然取得了勝利。

可知中國國民黨在事實上並沒有企圖造成一黨專政，然而客觀的歷史發展，在促成它走上「一黨專政」前途，你不管看很多政黨都願意取消其名目，擁護其主張，難道這真是偶然的事實嗎？所以國民黨之要實行一黨專政，完全是中國歷史發展之所必然，它不但不會破壞統一團結，反而是鞏固統一團結，這條路子不但走得通，而且為了在戰時發生政黨指導偉大作用起見，實在用人力來加以促成之必要。但它絕不是消滅各黨各派的存在，而只是第一步，把屬於同一集團內的政黨合併；第二步，吸收其他政黨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可惜毛先生雖然在中國共產黨的最低領袖，作為共產黨的社會學！唯物史觀ABC的基礎知識，政策階級的關係，了解得如此之膚淺，更沒有明白國民黨在今天之日益強化，日益把其他政黨合併，是有其主要的社會經濟背景，難道講唯物史觀的毛先生，反不明白這個道理嗎？

第二，毛先生應該明白不是國民黨不允許國內各黨各派的存在，而是歷史的發展客觀的事實，要使國內的一些黨派不存。所以以多政黨之被國民黨合併或自動解散，難道不是事實嗎？難道是國民黨用武力來威迫的嗎？毛先生是何居心，定要把各黨各派提出來作為幌子？有些政黨早已不願意自己存在，而毛先生反要替他們說情，替他們爭一席之位，藉以表示其共產黨的「民主」客觀上就是分散國民黨的集權，這完全是像他人之慨，用其難好，奈不切實際何？事實上，目前中國所謂各黨各派，除了力量異常微弱的共產黨托洛斯基派而外，就只有人數多槍械硬的小資產階級社會集團的中國共產黨了。所謂國家主義青年黨也，國家社會黨也，……大部份都參加了政府的組織機構，事實上已經等於和國民黨一體，國民黨並不妨害其存在，它們之存在，不論合法以否，都於國民黨無傷，因為這些政黨所代表的一切目的國民黨都能兼收並蓄的緣故。因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於他們無傷。毛黨專口口聲聲不離各黨各派，若不是認識上有錯誤，便是故意挑動各黨各派來和國民黨為難，這真是真正破壞統一團結的巧妙方法，不能說是「假仁假義之名，行非仁義之實了」，然而中國歷史的發展，會把毛先生這種錯誤政策落在泥坑裏的。

毛先生既然承認各黨各派要合法存在，為什麼又要消滅你們的同胞弟兄托洛斯基派的存在？為什麼要安插事實，造謠中傷他們為漢奸？為什麼要鼓勵國民黨來借刀殺人？為什麼要把大部分國民黨同志中立分子恣意騷擾？這「不是以某一黨派反對或消滅另一黨派的內爭」麼？這難道是「把各黨派力量在共同政治基礎上，形成民族統一戰線」的辦法麼？所以事實證明國民黨是「民主」，國民黨並不用排除異己的手段來實行一黨專治；反之恰恰證明了共產黨不「民主」。

「主」完全是排除異己的辦法。共產黨還認為鞏固統一團結：最主要點就是國共兩黨親密合作，其基本條件為「國之解放與過去不認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的立場實行一切抗日黨派團結禦侮的方針，共產黨和其他反日的黨派也放棄過去反對國民黨的立場，實行與國民黨合作。」的確目前國內統一團結的問題，其實就是國共兩黨的關係問題。毛主席雖然認為三民主義是共產主義，但目前的國民黨還不是共產黨，它的主要代表是民族資本勢力，依照國民黨的建國程序，是先求得民族國家的獨立自由，民族經濟的獨立發展，然後才慢慢向社會主義的大道上推進，共產黨要和他說合作，就應當明白目前的革命性質，是民族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以代表民族資本勢力的政黨作主導，而不是代表左傾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集團的中國共產黨作領導。如果把中共姑且算作無階級的中國共產黨，那末還何必聲明放棄共產主義，專門的和國民黨爭三民主義的理論呢？如果把中共看成民族資本勢力的代表罷，那末又何必高唱馬克思列寧主義？比例：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男人與女人之間雖然同是一人的範疇，雖然構成人的條件大體相同，但男人與女人間究竟是有區別的，不男不女的人，只是變態的人，因此中共要和國民黨合作，只有三個條件：第一，中共如要以三民主義的立場自居，以民族資本勢力的代表自命，那末就應當乾脆放棄共產主義，服從國民黨的主義與政策，由思想的一致到信仰的一致，第二，中共如要以無階級的立場自居，主要點也應當擁護政府抗戰而且在抗戰當中去實踐無階級對於民族革命戰爭應有的任務，只擁護政府，擁護抗戰，促進中國的獨立和全民族的解放，國民黨決不妨害其行動，反之，只有歡迎參加之不暇，但也應當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才行。第三，中共最好是乾脆承認自己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依共產黨唯物史觀的分析，小資產階級是沒有經濟基礎的，所以左右搖擺，不會成獨立的革命作用，其前途除了依時別人而外，必然

要為代表前進的勢力消滅。中共是走那一條路呢？當然是投降的道路，所以通電實行三民主義，就是投降之第一步的表現；繼後更聲明要貫徹三民主義到底，並且表白在革命成功後願與國民黨共同負責建國工作，是為投降之第二步表現；可見共產黨是願意參加國民黨這一集團，不管它主觀上是否願意，客觀上已經等於投降了。然而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是輕薄的，缺乏忍耐的，投降了過後還不見重用，還沒有分得一絲羹，於是不能不喊出「民主」，喊出改組政府，向國民黨暗示要做官的地盤；不能不喊出開放民衆運動，喊出改良人民生活，以便討好民衆，好進一步向政府要挾，現在這些要求，政府都果敢在實行，但得了便宜的是其他一聲不響的黨派共產黨反碰了一個暗釘子，有啞子吃黃連的苦衷。以退為進的辦法，「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誠懇地幫助國民黨對日抗戰，但我們現在並不要求參加國民政府。」如果中共真有如此的謙賢之美，放心罷，做官是不成問題。從這個觀點來看統一團結，那末，中共應當避免浮躁，堅定耐心，如此敵人縱「企圖再挑撥中國各黨派間之內爭」，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不會破裂的。

第三，毛主席為了要認真鞏固國共兩黨的團結，引用 總理中山先生的話藉以證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相同。目的在使國共兩黨完全變成了代表一個集團的政黨。誰也不能否認，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確有相容並存的地方，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究竟有本質上的不同。第一，在哲學基礎上，一是唯生論，一是唯物論，第二，在社會哲學上，一是民生史觀，一是唯物史觀，第三，在社會進化觀點上，一是階級調協，一是階級鬥爭，第四，在革命手段上，一是階級調協，和平運動，一是階級鬥爭，武裝暴動。所以三民主義所企圖採用的和平方法，共產主義所企圖採用的暴力革命。雖然兩者的最終目的都在世界大同，但

各自進行的路線是不同的所以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能相容的地方，就是在其最終的理想相同。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和民生，是由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到經濟改革；共產主義則只是注意於民生，這又證明了三民主義是中國的「國產」，適合國情，是代表現代化勢力的中央政府建國運動的一貫方針。總理把三民主義看作共產主義，是以兩者都是一種社會主義而言，但總理並沒有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混同，並沒有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畫成一個等號。總理還說過「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總理是很明白地說明了這兩種主義相容並存的道理是三民主義包容了共產主義。如果說這兩種主義沒有區別，應該是共產主義放棄其信仰與宣傳，真說起來服從三民主義。否則那個共產主義的內容，就不應該是唯物論的，唯物史觀的，階級鬥爭的，暴力革命的；換言之，就是共產主義其名，三民主義其實。毛主席以及中國的共產黨同志們，既然通電宣言「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所必需，本黨願為其貫徹而奮鬥」，這是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三民主義之主要說明，否則它所信仰的共產主義，一定是與三民主義同質異名的東西，共產黨同志們是擁護「真理」的，對「唯物」哲學的見地，真理在同時同空只有一個，那末今天共產黨之既要信仰三民主義，又要不放棄共產主義，究竟將作何解呢？

我們為了要鞏固統一團結，絕對不容許中共有此徘徊矛盾的思想，因為信仰不一致，不管理論，是如何革命，客觀上都是破壞統一團結的。

最後，我對於毛主席這番談話，發生了不少思想：過去為了共產主義而「殺生成仁」的黨員的確不少，中共的理論，羅秋白氏專門作了一本批評三民主義的專書，在黨內外作半公開的發行，其主要作用當然是證明兩種主義是不相同的。但是，今天這兩種已經完全相同，毛主席更指出誰認為不相同，誰就是總理的叛徒！先生，今天既然又相同，過去又何必定

要「不相稱」？今天的「相同」就應當認識出同，何必再玩花頭呢？如果毛先生爲了「中國共產黨」已有十七年奮鬥的革命歷史，有十萬黨員，有久經考驗的堅強組織，有爲主義爲黨爲革命爲中國人類解放和

爲全人類解放而百折不屈英勇奮鬥的領導和幹部，有千百萬衆的信仰和擁護：……而放不，共產主義的信仰與宣傳，那末最好的辦法，也可以叫同志們信仰「革命的」民主黨以作救渡吧！

## 孩子們是最有希望的

向京江

人生最幸福的一個階段是兒童時代，但是中國的兒童是最不幸的。

倘使我們這班二十歲以上的人，每個人將自己的兒童時代作一回憶，大多數人都有愉快之感，因爲除了父母的一些溺愛以外，我們曾實在沒有受到應有的樂趣，尤其是在教育娛樂上。然而光陰如白駒過隙，一瞬間我們都已成了成人，那應該是最幸福的兒童時代也就隨着歲月的奔逝，一去不復返了。

這個現象，我要提請大家，不是一件尋常的事，而是一件嚴重的事。不幸的兒童時代，足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兒童時代沒有受到好好的保養，以致一生成爲病弱不健康的人；兒童時代沒有得到好好的教育，以致一生成爲無知無識的人；兒童時代沒有受到好好的娛樂，以致一生成爲野蠻笨拙的人，像種種例證只要你留心在社會中去找，也許是太多了！今日中國社會中，充滿了不健全的人，他們沒有從幸福的兒童時代長成，是一個極重大的原因，這個現象代代相因，民族乃漸漸的衰弱了，文化乃漸漸的式微了。

「西諺有云：一件事開頭做得好，就成功了一半。」樹人是有同樣的道理，我們豈能對兒童時代容許一絲一毫的忽略？

可是我們中國人一向是把「小孩子」的事不放在心上，專長的讓他活下去，命短的就讓他死去了，另外一種是注意「小孩子」的，但是他爲了自己的將來，而對兒子存着許多富貴夢想，管教嚴酷極了，不顧兒童心理，兒童身體，結果使一個孩子受到無比的

無傷，甚至親手殺了自己的孩子，而不自知！

至於國家社會對於「小孩子」的事，也是一向視爲無足輕重，這幾年來，政府是顧念的兒童問題了，然而對於兒童問題所訂的政策，以乎別的事太忙，始終未見盡力實行，這不用說，即使是存在着「無足輕重」的心理，才會如此。小學校辦得合理的祇限於都市，國家設立不收錢的小學校，更是稀少。社會在一般兒童保育問題，除了大都市公立衛生機關每年中學校種痘及舉行一兩次健康比賽大會之外，經常的工作又是沒有。至於兒童讀物，兒童玩具：……等，更是缺乏，除了少數人熱心的叫喊幾聲之外，政府有暇注意到這上面嗎？

說了許多，還是只關於幸福方面着想，但是一切不可缺的事實，似乎建立幸福的要求太早，這幾年來的農村崩潰，水旱連年，也不知道多少流浪兒童，凍死餓死，能發活着的也是衣食不週，或者成了小偷，或者做了乞丐，或者去做那幼小年齡還不能勝任的苦工，或者被販爲妓女：……種種兒童在中國又何處千萬，迎在他們這無窮的幼小者前面的巨大黑影！是死亡！是多麼叫人心痛的事情，這兩年「救救孩子！」的呼聲之發生，並非偶然的，幸而離開他們太遠，我們先要從苦痛把他們拯救出來！至少做到孔子所說的：「幼有所養！」

「救救孩子！」喊出以後怎樣呢？大概是喊的人未必有力去救，而聽到這喊聲的可以裝着聽不見。於是孩子並沒有被拯救出來，死亡都吞噬着他們。

如今，更大的災難來了，日本帝國主義正以其魔手掠奪摧殘中國的一切，帝國主義者祇有野蠻毫無人道！中國的孩子們被炸死殺死的不知爲多少！因戰爭影響流離失所死在逃亡中的不知有多少！國家如此弱，以致不能阻止外來的侵略，孩子們不能負任何責任，然而今天他們受這慘大的損害了，我們如何忍心！於是救救孩子的呼聲，又悲切的發出來了。

這個問題再不容許大家忽視！無論是道德上法律上，每個大人都有保育小孩子的責任，政府更有最大的保育責任，中國是百孔千瘡的中國，這樣國家的政府更要振起力應付一切，兒童保育的問題實在重要了，我們賢明的政府應該設立專門機關辦理此事。

看日本人一方面雖殺害我們的兒童，一方面更惡毒的不忽視我們的兒童，在所有失地中，他們不是盡力推行着奴化教育嗎？在此，連想起一個可驚心的事實，據一位北戰場歸來的軍官和我們談，在前線俘虜了許多東北兵，奇怪的全是十八九歲的青年，查問結果，原來日本人在九一八佔東三省後，立即收編十二三歲的少年兒童，施以嚴密的奴化教育，結果國家觀念淡薄至於沒有，五六年後，便受日本人驅使，向自己國家的軍隊作戰了，日本人的深謀遠慮，實在毒辣無比，我們還能再忽視我們的兒童嗎？

現在，我們急需做的工作應該分兩項，第一，我們要救濟廣大難區所有的流亡的兒童，使之不受餓不受凍，第二，我們要救濟所有後方市街鄉村的貧苦的流浪兒童，也使之不受餓不受凍。

未失去的領土內兒童皆有所養以後，我們的工作又有二：第一：逼近戰區的地方兒童，政府與軍隊應以最大力量保護婦孺首先安全退出，「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以後失去一個地方，決不叫對國家尚未負責任的年齡的兒童，受不到國家保護，留在陷落的地方，被敵人殺害，壓迫！第二：教育所有兒童，使之在學齡內受到教育至少是小學教育，這個教育是新的，適應抗戰，注意健康，在增加其知識以外，

必需有很好的娛樂，注重健康使孩子們身體強壯，注重娛樂孩子們就活潑愉快，一個強壯活潑愉快的孩子，自然很容易的有一個美好的品性！這種教育使兒童在幸福中成長起來，成爲一個有用的國民，可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可以復興這偉大的民族。

兒童節前寫於貴陽

# 虎口餘生追記

(續) 徐惕三

空中「雜雜」的飛機聲來了，原來敵兵的前進，靠着飛機的偵察，繼以騎兵的查探，然後步兵進行。正希本國飛機，多來幾架，多拋幾個炸彈，炸死這許多敵兵，就是共同炸死，多麼痛快！我願死在本國的炮火之下，不願死在敵人的刺刀尖頭呀！天哪！本國飛機，快來吧！不時的祈禱着。

在驚大的田野中，又停止進行了，坐在麥畦的高處，又開始審問了，三個敵兵，這一句那一句的問着：

「幾歲？」

「三十一，」

「作何處？」

「離此不遠」

另一敵兵問「何等人？」我答以「老百姓。」他很懷疑的樣子，把我的手掌反覆的看了幾次；又把我的袍子因爲是呢絨夾裏，似乎老百姓不穿這等衣服；下身的夾袴是假毛葛的面子，似乎更不配穿；腳上的一雙跑鞋，更一眼不給的注視着。

「何校卒業？」又問了。  
「小時在舊式學堂讀過幾年書」，故意這樣回答

培植中國的光榮的下一代罷，我們的兒童將手造光明的未來，誰也不能否認「孩子們是持有希望的。」

「職業如何？」那是文言的語氣。

「紅十字會會員，專做救護事業，不論華軍日軍，一律救護。」

「對日華戰爭，作何感想？」好像投考學校時的時事題目。

「中華，日本同文共種，理應親善；不過，必須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場上，互相攜手，以謀共存共榮。」

「用日方慣用的語句答他。」

他們的問話，暫時的停頓，我看到他那支自來水筆筆上刻有「晴瀨農業校，金澤昌智。」二項字，我忘却自己是被囚的囚徒，大膽地也問他了。

「君在該校任何職？抑讀書乎？」

面上露出一線微笑，並沒有回答我。

我想趁此機會，用激動的口吻追問他，或者會有意外的收穫。

「中國報紙，貴國學者及全體民衆，不主張對華作戰，信乎？」

謝謝上帝！由這一問，雖然沒有答覆，但在三敵兵互談之下，掏出一張信紙，寫着通行證的語句，蓋

着「鈴木」二字的印章，另給赤豆糖一包，香烟一支，交我退了。自然，恨不能添生兩翼，飛也似的循小路奔回朋友家去了。

將抵友家，回想起塘頭橋的一切，不知昨晚船隻有無開出，心極不安，遂直奔該處，俾便覓出。但是至該處一里之遙，見到火光燭天，槍聲響起，一路上避來的人，謂「龍旁馬路上敵軍衆多，並殺死多人，觀察形勢，萬難通過。」於是只得快快的仍舊退到朋友家中。

後來由曲徑小道，走往家中，家中老小，亦已避難退回，私自慶幸。而今，得由長江到滬，轉港至津，軍行負起使命，繼續救國工作。當然，生命已廢，世，任何困難，任何阻力，在所不辭，一面與惡力奮鬥，一面爲國家做一些實際工作，達到使命的完成，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完)

## 抗敵週刊第二十八期

發行者：貴州全省抗敵後援會  
編輯者：抗敵週刊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貴陽美豐印刷廠  
總代售處：貴州大公報分館  
代售處：世界書局、貴陽文興書局、青島書局  
廿七年三月卅一日出版  
每期零售二分  
長期訂閱每月連郵法幣一角